天目先生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四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記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題名記代作

在漢置御史監三輔稱監御史主察刺非法督治長安中而宗廟之祀及朝會封拜並得糾察焉任至重也。國初首遣御史十三輩巡行方岳而京師特設御史五各專一城得假柱後惠文彈治視漢監三輔無改焉夫京兆尹主措循

畿內都官訊刑獄衛尉城門司馬分督捕盜賊治如是足矣何假御史監邪傳所謂大都之中云論近親不可問即貂璫之輩蟠結轂下而陽煽陰孽以奸漢家法者何限也故燕都其民忮懻好氣任俠報仇籍於有土之富厚而橫厲恣雎以扞世之文罔者與昔無異也至北城邊胡往逆虜薄城下自郊以北幾無孑遺而捍圉之戍且不知役何所也以故京師視天下尤重且難非內臺臣監之惡能愉快勝任乎夫御史於

國事無不可爲者即郎署有裨而軍國大計庶
僚臧否且得簪筆論 殿陛前至前所云壹切
糾察毋但一城事矣其大者固當振刷神采意
攝於廟堂之上而戚行邊鄙逆折未萌矣則正
色執憲奉公不撓令豪暴之徒斂手屏氣顧忌
不爲也是稱賢耳不然日瑣瑣箠掠不問其他
一治獄吏足矣豈 國家命臺臣意哉北城設
御史蓋百餘年而余承其後自余而上稱多賢
者未嘗不私心屈然歲卒數更遂視若傳舍不

暇標識云怪也嗚呼人生宇內卽古今且莫何
速也第人貌榮名無既耳況前所謂賢者嘗伏
節官下以身爲國扞㢠者耶卽未盡賢猶嘗以
得失相鏡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而可少
哉歲戊申秋與浙南胡君志夔揆橹往㵾得楊
君時太以下爵里名氏若干人業圖刻石會余
於胡君復東西去至甲寅春濰泉何君廷鈺始
爲立石且屬余記余惟春職無狀何得似前後
諸君賢顧所不忘於昔之兢兢者敬諗來哲以

備聯語之義云

何大復碑記代作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廢久未祠祠自前守河東王子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貞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先生不宜與許公並祀則出其主鄉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

亟施行會汝南守追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況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墮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巳出郎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巳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徧卜地城中不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碓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

堂後綠竝四楹門垣周繚翠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廹發而徐子𢧐走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鄒先生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門之交游或與或否惟同郡徐子以余言爲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其地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他所而竟與孔門高第竝峙千古也又

非歟哉然余獨怪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關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惆將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比干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貶節季路結纓游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若拘學

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邪　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關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向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甚始之功揆之羲和授時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廩廩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曾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亡論抗疏忼慨如應　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鑊朝士奪色即如逆瑾撓吏部權

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倜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顧不能伏節如許公爲乎何俗士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翁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即時謙抑溫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蹈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山少逃沒齒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無不各厭其意道非合者雖隆貴

人忍不與見至道槪亡即貧賤長老愈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至備矣設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遽不至乃賚志殁折而竟以一學掾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躬若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很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詭大

者俾後世得所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成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教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創建漢貞徵君祠堂記并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余少時讀徵君傳鄉往久之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廢不舉喟然興歎曰非有司過歟於是首搆郡治中漆雕氏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黃

邑當祠徵君而余適以被檄去道經貞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盤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屬余曰請徵君祠成矣往覩府君之怳然于徵君也蓋欲不日底成之而猶懼宦跡靡恒或不迄于成也乃購得故參政李君別宅遂增修而祠焉爲正堂三間門樓一座樓旁空舍十間增設兩廡各三間而空舍歲得賃錢即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君爲記以

示求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稱道於微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稚齒窮居閭沕蓬藋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絕俗之行傲儻奇偉之策也然七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解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頋願為弟子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鸞輙亦改容斂氣固然自失何邪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雅量似已難矣而陳仲舉之不畏强禦朝士鮮雙乃亦自謂不如又何邪余嘗上槩七十子之徒智勇材

辯之術甚具而顏回獨不違如愚至亡奇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儗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不及也蓋其仁心爲質而退然不伐其所蘊蓄者深遠矣名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諺謂門人弟子不言下自成蹊殆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義自勵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卒能獲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今使人銷鄙吝而敦長厚范滂侯謂其及門孔氏其殆庶乎知言哉知

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土之意蓋如此周君名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修之高弟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爲銘

銘曰維嵩降靈篤生俊岐嶷夙成珪璋天賦淸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勤遵矩矱偉哉先覺允矣生知靡幽弗貫靡奧弗窺甫在髫髻僉曰我師稽古項橐其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或往行無轍迹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遵養時晦韞櫝懷璧令聞彌章羣賢畢至寂寂

衙門。方軌結駟。待問如響。靡不厭意。譬彼飲河。冬滿其器。澄之靡清。淆之靡濁。以我汪汪。銷彼嶽嶽。耆舊解頤。賢豪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名高秩禍。卒蹈荊棘。於維徵君。沉機先識。鴻飛冥冥。求謝畢弋。周式商容。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寧。亦有魏侯。祇事段生。況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令尹。高山仰止。樹之表儀。勗爾庶士。是瞻是依。自今伊始。言勒貞珉。用垂千祺。

賢節堂記

福唐鄉士大夫言郭子長之賢也余爲祀而録其集矣其妻盧氏以節事姑何氏至孝又請旌如姑故顏賢節於堂而署其楹曰鄉崇俎豆曰世表門閭盖重有道之家云次子貢士奉長命謁記余惟子長學宮有祀狀及諸序傳中附其集可考何氏盧氏見實録及郡縣疏志矣乃具其先軼行而推本賢節所繇焉郭以農居雲屯三傳至於定謂之七處士父鑑同産五以室

甲邑屋獨其居隘陋父命三子更圖伯仲故稚處士季也蹶然上之北山癈舍乃南山從兄圃知其兪姿不忍予處士妻林氏與其妻從妹也請于姊皆以爛往從兄亟其齊德有禮許擇處上田十倍而易一弟及伯仲產姊謂二姒毋以柔桑姊今獨得此地矣不可異其宫居乎林氏謝曰夫子蓮同胞其如膝下何姊謂必有悔伯仲願以舉詘而難尻材爲辭處士傾橐金林氏捐簪珥佐之及材具而築伯將移之右處士請如

舊卜林氏知而以告有形家言舊卜不利伯易之於右吾世嘗其孤寡何如處士歎吾不知知之豈敢請哉遂從伯卜將落處士林氏卒地與金莫酬遂即三分之處士之子無悔言即子長父孔平也孔平有儒行郭之青衿自此始以毛詩友教年三十三卒矣何氏撫二孤伯後恣睢數困厮之子長發憤下帷而舉進士甫授王臺卒年三十二盧氏撫二孤而皆名青衿貢士游太學諸孫亦翩翩矣里閭有云北山之伯其務

孤寡少乎未聞以寡撫孤則愍形家者蠡也室
爲兵燹墟而伯後無寸土季二世後卽少夭折
種種未有艾伯其如之何盧氏乃三遷而孤旣
肯堂且佐仲後營先廬其寢伯氏主不與矣或
言令可移而左孤以先世讓奈何自吾改之而
視伯後無聞焉不寧惟是于長妹采藻幼共盧
氏食貧饜糠覈適兄歸而掩之恐其傷心廢業
也兄故憐其賢以歸于儒家從珍塘林生貧甚
而蚤寡事姑如嫂敎紡績甚艱辛撫孤抱孫

矣姪請與北堂俱養見顔署而歎曰吾父母兄嫂其可不朽乎因潸然默感傷以疾卒于嫂牀嫂哭之慟解衣爲斂而爲之歸殯由堂極而出里閭又嗟異以其孤請閭未能以請　旌乃於郭門卒亦得殯所矣且郭門益以重非世有道而然歟

徐仲行曰嗟乎郭氏之初則形家不盡謂然突者　旌于朝孤者祀于社蓋人勝之也而其天定矣處士不在區區捐産重於眞命養志耳且

造次不避害而因心以讓焉寧知其後有賢節世家及林氏隱德而因以著乎蓋里閭誦之不衰而藉以爲勸者衆也詩言他山之石可爲錯而攻玉伯之維錯用玉于成則視伯後無間斯善繼志者矣易爾來許尚益懋哉

長興縣新建講德書院記

黃侯既城長興五月而妖寇起鄰邑烏鎮里憂及長興瀕湖數千家迫發矣邑幸以城無恐而侯尤善方略耳目卒然收案無一脫者狀聞總

督胡公喜世承馳檄儇勞若曰徵賢令即健卒數千束甲而趨之遂晏然邪然侯心顧不怡久之退而深惟曰此獨民過哉意者有司未能究宣

上德而俗漸漸靡使然耳及今不圖則來者又將焉賴乎於是召集丞尉博士弟子議建書院邑中居諸生高第俾推明

聖德而覽示四境庶民其有興哉僉曰善侯乃周覽城郭至西南隅得間地一區侯遂評爲區畫而以妖黨沒入

田供築作費又捐俸金易院東田若干畝給二行者今守焉院中爲講德堂蓋取王褒著論意也堂前爲東西齋齋後並有室自堂迤東有亭翼然與北山相對日來爽朝夕嵐翠落欄楯間亦一勝也經始於嘉靖戊午十二月二十日越今年六月九日落成落成之日邑博湯君謂是舉所繫甚鉅不可以無紀乃率諸生李炤等徵文於余余甞誦周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夫王者武成之後

選將詰兵以張服遠之威可也而乃求懿德爲
允保之計何邪又讀泮水之詩曰明明魯侯克
明其德旣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乃知教化行則姦邪皆止純德布則軍容可
匿文武雖曰並用而撙循經略之要固不在彼
在此是故南面臨民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教
化誠明道德誠著則人懷自固之心而重爲邪
雖有叫呶之夫必無嚮應之助矣詩人之旨固
已遠哉　明興以來至今

上文武神聖超軼遂古受命穆清澤流罔極中外肅然式歌且舞因千載一時也司牧之臣乃不於此時昭宣

聖德以輯和其民人而惟兵是校非

天子惠黎元意也黃侯是專囯深計遠覽而行古之道者歟然又非獨如此而巳也昔司馬相如承文翁教始授七經于京師遂蔚爲詞賦稱首及奉使畢中卒能宣漢德以安巴蜀王益州延子淵作頌聲聞殿陛雖天子側席稱盛德事

也而汜鄉侯如何武者亦自歌詩中𡸁然起矣養士之效其章著類如此今黃侯創學舍崇文儒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習君子於禮樂雍容之域而陰奪小人覬覦亡等之心逆慮周防預於國計深矣此固懷忠抱義之士憤激而先驅者也侯且不欲負吾民而諸士顧可負吾侯而不知奮哉與時吾黨之士誦周王懿德之歌信公多士之頌以及益州樂職之詩相與乘時淬礪躍蹟天衢上之翊贊　聖謨下之艾安黎庶

文則經緯洪業武則捍禦邊陲文安知不與司馬王褒何武之徒接軫嚴廊之上而後先競爽哉余固曰黃侯决筴靖寇以拯百姓之急者秦越人起瘠太子於已危者也建學崇儒以培靈長之化者秦越人治恒侯於未病者也通達國體者可以深長思矣黃侯名展字文斷大埔人湯君名明善字汝一江陰人是時湯君方勵精經術而刊集禮要徧授諸生又與是舉相成云余故綴而列之俾諸生竝觀覽焉

長興縣修學記

長興縣學舊在城東門外紹興十年徙于治所之東嘉靖改元縣令桐城齊之鸞以其偏于東隅且陋而于治所之西營之不果越十年崇陽汪公視學以屬署事推官金壇王濂數月告成見姚京兆記中久之頹敝至隆慶五年縣令長洲顧其志下車謁廟歎曰余子游之鄉人也將絃歌于斯邑顧宮牆有闕狀何以稱師長上匪余其誰圖之圖之必信其民乃可於是審畫便

宜勞來爲先年少而敏治事立辦賢其餘以舉
廢墜甸日潞城濠數里民罔告勞而信其易使
矣乃益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境俾遵
詔書律令本其經術數由敎而會諸生口授矩
矱妙簡其選士咸靡然鄉風朞年弦歌爲盛春
仲而修學宮屬尉嚴某董之先師廟廡啓聖諸
祠齋居神庫肅肅如也明倫堂尊經閣號舍庖
湢重門坊屏秩秩如也又塞西北汚池而樹之
爲林凡繚以周垣飾以丹堊綜理甚具共費學

租之美百兩則斜廉而有心計故其用省有功倍若此仲秋舍菜因以告成冠帶搢紳圜而觀之天目居南桐汭在西東北滙以太湖三箬霅藎流經泮宮之前宮牆煥于其間雖山川蘊藉如故而其秀發于人文者心志耳目作新不倦令也之力不少故博士諸生請記焉嗟夫邑昔多材晉宋而下吳商通經術吳均擅文體及徐堅錢起之倫博雅亦有足稱迨宋慶曆初詔天下州縣立學而湖州名爲天下先以安定胡公晝

之所常教授者也時尚辭賦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敎實學開詔取其法于太學爲令式故長興皆以湖州顯其後或百年而遷或三百年而遷遷之若斯之難而士必求其成者將應山川之靈以增益討借歲課微公卿大夫之盛爲閭里光寵焉耳業已斌斌有明效况修之不有進于是乎今夫學宮不修責在有司彼責既塞所望于士者豈微哉士日孳孳而修于斯尚壞於天子之庭不修其何以語士大夫乎閭里布衣也自

天子主祾宗之而宮牆邇天下祀典垂于萬世
當陳武帝時其湯沐邑在茲僅三十餘年而亡
今雖窮鄙之社不與焉故天下君王賢人衆矣
當時則榮沒則已耳若公卿大夫何可勝道哉
慨自立學迄今蓋將五百歲其間當有名世或
聞而知者出邇大司寇亦既先之矣繼而有聞
其在於斯乎余頗多士咸修夫子之業而潤色
以顯於當世庶可塞望於有司苟德之不修則
夫子且憂之矣他非余之所知安敢奏記于冬

昆明橫山水洞記

古梁州徼外禹疏理所不及滇國爲秦略通五尺道而已漢時且開昆明嘗于長安穿池象之以習水戰後雖爲屬郡恃其旁地肥饒多畜產之富安知流泉灌溉所以育五穀爲通滯潰以備旱計也自成義侯造起陂池迄咸陽王輩復爲陂池及屯田求源泄水始知蠶桑　明輿方伯陳公乃開昆明橫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自

城西清水關外龍泉滙爲乾海子東行八里爲白石崖十五里爲橫山龍院等八邨軍民定墾田四萬五千六百餘畝其地高平比之岐峻緣崖磻石不同泉流不及旱爲焦土有可用溉則沃野也嘉靖己未李文綱等開崖導山七十三曲爲水凡十三條邨橫山止于石丘隆慶己巳大旱楊應春等鑿丘爲東西洞約等三十丈未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過之其徒纍纍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于都御史江陵陳

公御史內江劉公咸曰此功一成爲萬世利乃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董容一人以身屈膝以鑴用二人遞舂所鑴而出入之彌堅燬而解焉聲卬卬若咫尺東西竟不相直初以九旬爲期又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業公曰噫乎泰山之霤穿石漸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然乎以合人袁應登視之乃用易門礦夫二十人明年三月公爲左使工周歲弗給請于都御史宜興費公御史安肅許公咸曰功既垂成費

安惜乎給之如初九旬又請公謝事不以請右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帑以給礦夫馬廷弼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八日長樂公代為左使公曰去志久矣為此水而止今未卒業幸諸大夫圖之敬諾越三日公出祖數萬人泣留遮道忽傳水洞穿讙呼若雷而神之公曰亦偶然耳且謂召公將明農悠悠告周公誠小民秦漢水工鄭國徐伯之名以傳礦夫繫之一年良苦西鄉萬夫糧食二十人汗血耳其補助之勿緩

官終事者庫副使劉併應登雖舍人勞甚其論賞宜優爲具奏記惓惓授長樂公而行凡用不滿三百兩爲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鉅而貽之休者遠也民共立祠横山廟某記之某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澤乎史起論西門豹之未盡起亦徒利遊之者耳奚有蜀道之難若冰之鑿離碓世傳蜀江神有之乃冰精誠所至横山不下離碓公每旦必齋禱雖舍人亦然洞穿與行會偶然邪滇田號

雷鳴者匪雷雨罔秋八郙之有龍泉常沛若雷雨矣允惟岳牧寔代天工以百世祀豈成義咸陽盡之乎代公治渠股引盡屬長樂公率士皆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公名善錢塘人長樂公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士先後八年于滇迭爲左右伯成是水功云

新修西南岳鎮堂記

先王方制萬區封山爲鎮雍州惟西其岳曰華荆州惟南其岳曰衡梁與其隅嶨不稱岳書其八

鎮也徼外則荒服蠻流居焉漢改梁置益寧此皆勞深靡莫夷屬其西南有滇池自戰國屬楚以名金馬碧雞之寶則開于漢矣唐滌鎮不共失于南詔蒙氏偏據太和祠西洱漢以中岳封點蒼山如此崙者曰西岳如崆峒者曰南岳如玉龍者曰北岳如絳雲者曰東岳備也如此遞沒蠻方至元立省中慶梁王居之今雲南府是也其負固久矣

高皇帝平天下十有四載百蠻稱臣奉貢獨此

不賓躬覽輿圖得阨陋乃以三十萬衆百日而滅梁遂克大和等路蒼山洱海自昔稱雄而立諸司于此為地尤重故也故 命西平開鎮府且開進圖治

上改梁故宮為藩司當其前折府路而旁出則

帝意甚深遠矣凡鎮臣獨此世居其為鎮最久已設巡按修監司慶讓已設巡撫總帥司軍旅稱藩攝其間則岳牧方伯之職也實為方岳之臣相仗為鎮也重矣堂鎮于藩舊名經濟易以

令名錢塘陳公新之也是書不記將二百年梁棟傾衰不附其椽桷腐者什之五中梁將絶而騎危衡縻縻矣南向三間建水大地丈許堂益庳且將撓折焉嘉慶之元圖繕不果蓋從俗以長自楚記之矣多部吏之不純用夏以治舉羸匪病孰能不重遷俗束此　神京去此萬六百餘里仕爲遠臣不樂久居率遽廬視之孰與爲理乎公自三年六月爲右使明年十月請告不得去又明年三月爲左使八月在告又明年

三月歸志在亟去矣前是軍門修臺役苦歲凶
奏記謇謇為謠俗請休傷財勞民固所止隱也
乃武定嵩盟激江廣西不于垣及道盤江洞橫
山迢關邑居埆設置郵關堡未嘗少措以為民
耳當右使時吏治將半而為左使次月繕堂
增庫加石鼓于址尺五欄馬改觀堂壹煥作余
聞其語矣蓋曰居而盡職雖之蠻夷不棄夙夜
匪懈一月敢不業官剏當滿服居且三載乎撫
仕而家莫不美宮室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未開垣屋故不治。今後世所儉者國不如家土
善璥知夫高亘光自在治廉遠地則堂高等威
所辨加可儉也始者不壯麗而令加于後後肆
安其簡陋不知國儉則宗以神若茲藩可愛府
鎮府尤當聲飛鳥並左金石碧瀆秩秩如也以
滌斯可矣維嶽峻極降神牧伯以翰王室昔宣
四表可剴廉隅而自陵替者乎故脩之便凡易
名以志之未成在告右修存合踰月畢又左修
理聞所次年雨畢公行各自爲記屬余記此公

于民米鹽罔不精商功程物之紫督學修署則
然矣故此工民若開知用庫官劉倪朱涇督之
費將金百二十兩木工十二人與者三之二其
役與臺隸屬軍夫倍木工而已成于仲冬之望
父老外繼頌曰是堂赫赫有茲役伯為民所瞻
西南來極余筭記之以繹岳鎮之所云

汀州思愛祠田記代作

天順中汀州守上言臣按六邑父老言故推官
王仁宣德末以薦授郡經歷清勤公恕贊政弘

多且長治才而兼撫民事九載滿秩闕郡請留
于巡按御史以聞復職進階居二載郡人請補
推官從之郡事無大小守臣咨諏而行凡民言
不平無不得所便宜擬議之贓價糴官米二十
萬斛風富室由果佐之流亡因復業萬計止中
貴横索絕武夫悍卒以法坐誣論戍及死囚数
十力辯爲脫郡無冤民劳郡逆賊鄧茂七黨陳
政景圍汀州率民兵助守將四何乏食發倉粟
七十石獨任其擅開罪得食而守益堅既而大

破賊追械政等獻俘　京師守將所俘老稚誣
為賊者四百餘人復賊所籍脅從欲按而誅之
且以捜餘孽為名避寇將不得免焉乃為釋誣
焚籍禁其毋震驚山谷有德于四郊甚大復募
萬人往援下邑寧化斬數百級降二千以隷諸
營賊出邪境走將樂沿途降卒誘執茂七親黨
三十六人方擣巢疾作衆請歸不可呼至帳
下密授擒賊計而卒民巷哭匍匐如喪考妣襯
至郡迎者數萬返葬而送如之正統十四年也

十餘年上杭賊熾父老追思愈甚進郡言狀六
七至乞　賜祠爲世勸禮部按祀法生能禦大
災捍大患死血食仁沒于忠而有遺愛宜祀
制曰可額以忠愛在郡東龍山下五月二日生
辰而祀蓋事之如生民今稱謝公祠云公世江
西新建人本姓謝父避仇從舅家姓李之十一
年仲子文莊及第第一復姓累贈工部尚書初
祠隘陋成化間重繕頗備祭田原五十七畝有
奇宣者郡守爲增四十畝有奇余增十畝共頃

餘也原田聚多二十餘畝不籍俾田者樂耕凡
錙外孫俾專祀事贏以備締蓋罔不備矣惟我
朝廷奉天子民吏能得民者天寵存加焉公卜
八載于茲得民也深矣朔死王事不百世祀乎
毋論文莊尼闕幽光于此其時來許為盛于今未
艾天之報德抑何遠乎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心鄉往之則低徊不能去公為余鄉先生于社
仰其遺風有日茲低徊祠下去而置田識之敢
告有位凡寄一命務在施于後世報瀕有作奉

嘗不絕視彼膴仕而速朽何如者耶

長興芴巖林侯去思碑記

不佞自童子時睹記吾江黃侯之爲吾興令稱治行第一迺今復睹莆田林侯焉黃侯政績載箬溪顧公所撰去思記中林侯下車嘗稱疾不視事甫再閱月瘳而後起積牘盈山侯握管如馳頃刻散之時雜立庭下若祖者孫者婦者餒者徒而鬪者險而伺者纓者飾者抱牒而儔對者汲附蠅集靡不各恤其情而出於是老吏大

猾咸瞪目搖首吐舌而相戒曰令君神明慎毋以其稱疾而易之也邑負山帶湖洪水經流自昔為患頻歲洊臻民斯困甚侯至即督田畯偕老更環視博詢究其發源渟滀之所盡其防止宣洩之方遞畎遞滌恃以無恐於是當路者移檄列郡並觀法於侯邑設里遞以司鄉賦前此多藉手里胥貧家無力倚辦即破産不能為償侯廉得其狀下令里胥曰藉丁產者毋隱漏殷貧富者無異同稽假獨斷較若持衡三歲之中

民無適負逆今論之不喪俗故健訐而造既具
侯出片語決之然聲擊務覓平屏深詆其以無
知而觸法侯悉從末減故終侯之任議大辟者
絕無一二擬徒流者僅以數人當其時慈威唯
畏民自惴惴旼圖毋敢恩於君侯焉耳非同縱
之使脫也錢穀所輸歲計數萬有奇侯時其盈
詘以酌緩急之宜而尤嚴止其奇羨之入侯素
倫樸會監司須式束守職之吏他吏厭繩墨往
往俞越而侯奉命益謹間出百里外裹糧自隨

僅一脫粟飯而已即上官顯人過臨亦不能餙廚傳稱意其不欲煩民之費類如此暇則延集諸生講說理道商確文藻其論列高等者必時時犒其程課俾各烝烝嚮風適庚午會同之期侯但馳一騎賫槀而往其與晉江黃侯入覲鬻槀書爲費相拒無四十年若合符節以故邑之父老子弟莫不詡林侯無異黃侯也辛未嘗攷績恭承

今上夙夜憂勤計安元元謂莫先簡任守令之職侯因擢廣信貳守去去載閱歲

愈益思之不怠遂屬不佞記之不佞以君子之為治無樂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無思侯當天下尚焦赫近名之時而獨奉職循理不事操切重於紛更乃與民休息相安於闕閡忮忮之中使百姓敦本尚實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侯名汲晃字

福建莆田人戊辰進士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五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狀　碑　墓表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箬溪顧公行狀

顧公諱應祥字惟賢號箬溪其先蘇郡長洲人
也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凡三世世居
長洲澌墅鎮然皆隱約弗著自公考恬靜翁成
化間挾偏倉術行游湖間悅長興山水遂占籍

焉娶爲程名家楊茂公女即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恬靜翁名杲爲人修潔周慎所至焚香讀書即閨室無惰容而性復愛人喜施即診治輙起又輙謝不責報以故雖在布衣閭閈誦義稱長者語具劉清惠公志中公居長與數歲楊淑人夢有龍首而麟身者降其室神指曰麟也乃產公翁奇之名曰夢麟蓋成化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及髫而嗜學絕不好弄翁愈益奇之乃躬

為師傅而楊淑人相翁督課尤嚴以故成器獨
蚤而瓌偉特異弘治十七年公甫弱冠就試偕
明年乙丑登進士丙貢
敎皇帝即位詔充齎軒使者祭
孝廟實錄於南畿明年戊辰登第授江西饒州
府推官饒故劇郡會守及僚屬令多乏並攝于
公衆方以少年少公及公視事迎刃並解卽老
吏吐舌驚服謂非如也已何姚源洞寇竊發數
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洶洶計無所出公據

老卒御嬴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緩頰數語利害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辛未以薦諫徵至京師以年少不應格補錦衣衛經歷當是時錢寧爲衛尉方貴幸雖盱朝著問而公益以禮法自嚴飭禦之不得寧嘗屬公具疏草自免公故爲跛諧風之寧非心動感公曰頎公爲我矣爲吏部公入理卿公公力辭乃得廣東僉事得嶺東道汀漳山寇起劫盤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奇兵挫其鋒擒鹵首

雷振温火燒等千四百餘功王公奏聞命下勘
報而公故辭讓功他省不報士何金璋韓亞颯
等寇海上公既督樓船橫海覆其巢而湖廣郴
桂寇又繼起公又移兵交難之前後獲級千
餘僅遷俸二級半歲間三捷嶺東晏然於是公
武略遠振咸謂伏波再生矣己卯入賀
萬壽至京而江西寧庶人事起乃擢公江西副
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罪人已得然亂後
諸務廢弛庶役不平瘡痍未起訟牒蝟集公乃

夙夜經畫內則綜理簿領外則均平徭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然公一意拊循不爲傳會希合兩臺吏嫉之摭他事論公吏部廉知狀竟格不下然坐是不調者六載丙戌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晉明遂遷山東右參政陞擢按察使右布政公爲按察時疏慎讞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

上悅其言著之令甲尋遜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吳所公撫意經畫疏凡二千餘章其大

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何等府城垣添設永昌等府縣師儒須王氏鄉約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官貧不能自還及旅櫬與子孫流寓者並傳送之華夷無不感悅亡何以母楊淑人喪不俟代奔還觸新禁當罷既服除與尚書蔣公瑶劉清惠公麟及諸名公結社菰城峴山蓋十有五年已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爲

上言故都御史應祥銜命萬里外乃以母喪殞

越徑歸於法非宜然先朝舊臣若以一告棄之似非　朝廷教孝錄舊之誼報可乃就公家起再撫雲南諸父老嘗以壯時及事公者故思公而時又苦旱公輿與雨俱至父老愈益喜時元江倖不就逮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那鑑藥衆臧親直孤獸耳緩之則即就縛矣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而代者急公卒至敗沒矣一布政故中外咸服公先見云明年庚戌陞刑部尚書公覽刑書輙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

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為獄而當時為是三尺安在哉乃偽郎精經術法律者見居維獄陸君穩更定上請求者為例時李攀龍王世貞並陸沉署中鮮所推與公一見其文心異之過謂中行曰海內操觚家人人能矣乃若正始之音殆在茲乎公為尚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者舊不為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

衆之乃以其言授給事中給事中固公里
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謂吳廖不宜禁近調南
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望明年壬子
引年
上復勉留癸丑十二月以三載滿得請致仕為
人隆準廣額厚重宏深魁然廊廟之器也然天
性廉約恬澹不為安祿養交坐是忤俗蒙訕而
中實坦蕩無他腸至經術吏事武略並斤斤精
至故賢士大夫翕然推重蹶而從迄竟致高位

公爲兒時即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
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
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
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
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秘傳而延陵唐中丞順
之同郡沈司封桐並就學焉其著作雖不刻意
求工然亦皆有矩矱社中嘗評其詩文似白少
傅奏表似蘇文忠筆札似趙文敏而公顧夷然
不欲以才藝自居公少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

游然公能自得師務在篤行實踐不欲空談性命嘵嘵駕說卒至畔去如若輩所爲也余嘗驗公長者行三事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公爲鄉衣時同郡施御史儒爲中璫搆擊詔獄禍且不測御史弟及所厚欲屬公賂衛尉求解公怒曰施公以守正嬰禍若以賄生之豈施公意哉竟叱去然陰爲排解者備至施竟得出身名俱完後以胡端敏公薦再起僉憲嶺南

然不令施知也新安汪太守寧與公同官廣東督兵捕寇而汪無功公微推功讓汪汪竟蒙顯擢徵入至太宰然公未嘗德色焉其休度長德又若此豈可與陽舜陰跖襲各揚己者同日語哉公既還山杜門謝外事益以著述自娛春秋良日則與同邑劉清惠公暨少參黃公兩臣監丞李公丙重修社事嚴石川觀歌詠太平相樂也蓋今歲乙丑九月七日以瘧卒于家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女二長適福建

布政司理問吳徵次適江西新喻縣縣丞潘銑子一思純縣學生娶福建布政司理問歸安嚴介女今乙丑進士汝麟之姊也丱角應試方有昂霄之望不幸年十九夭無子遺腹女一適太學生朱鳴臯公憐之以族孫嗣衍爲後今錄爲太學生娶山東青州府知府歸安施峻女生孫女一許聘仁和邵康僖公儋孫守儉女亦夭公所著有八代紀惜陰錄明文集要唐詩類抄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曆法測圓海

鏡張矢算術儈害讀易愚得藏其家嗣衍卜以丙寅十二月十六日啟張淑人壙合窆之墓在靈山之麓蓋公所自擇也嗣衍以中行附肺腑之末乃屬中行敘狀中行序公垂髫知賞附以婚姻銜戢恩遇垂三十年矣即謦咳纖悉靡不親炙而熟習焉第不佞淺陋不能殫述敬詮次平生大都敬俟班馬名家采覽以垂不朽焉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恭簡魏公墓碑

夫古之斷斷論道者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世之君子或以此相詬病豈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而有言者不可若是其幾耶余甚惑焉願為有道者槩覲若魏恭簡公斯其人也夫公名校字子才少英頴絶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溷穢於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與時稱登劉瓚弟鄭守備留都張甚諸郎

願有謁公不往其將擴摭其富人死公不避嫌

骫法鄉卒莫能紬日集諸郎講德與鄱陽俞子

積信州聶淳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劘烝烝如也

九年改職方時變倖擁兵大內藩王將告變矣

乃移病歸星溪學士大夫多造廬請益薦者無

虛歲間承召不起藩王變定

武宗崩

世宗立誅變倖乃起家爲副使督廣東學政

遵功令領化條毀淫祠創社學專祀宋儒及名

吏鄉先生卓詭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爲務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將導之其有道術者不憚與之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歸盡禮服闋補江西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度稍廓行冠禮正名稱毀浮屠像尊祠羲皇于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信陽守端木公賜蔡人曹公邴漆雕公開泰公並爲之立鄉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

子孫爲世傳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爾三月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八封事質正多爲之例昔明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躬謝爵璽公上坐自如相國甚輕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官先裁於相國不贄一詞而愈益嗛俄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督四夷館時

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張氏甚謹撫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

長洲莊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嫁于姨夫崑山魏家而蒙其姓琳生鍾鍾生公父瑚雅意復姓因其先有述所出而與李氏婚迨公疏復不得復爲憾言必稱莊渠人多稱爲莊渠先生乃爲李氏祀宗族備講祭則合族以申其義而于無告者有振其孝友若此爲者無虛歲雖家罕聞問不答以舉上費文憲公再入相則吳門不壯年乃倣其規而修正大氏然也惟當有司咨陬則條畫具申便宜於賑饑水利悉舉焉謂之

有道仁人非耶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生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謚及祭葬于某山子紀天其子殤配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子恆嗣紀恆殤孫守命續嗣公續振于鄉矣鋟公大學解六書解遺文若干行世令立經祠于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中行曰余聞莊簡公引嘗代名公十六人為公誄詳哉其知之也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于大誼乃君子弗能焉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

壁九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于曹溪世咸惑以爲神公督學南粤旣毀其鉢督學中州命斲其影能直嘵嘵寔將任之矣故其學引繩墨必帨于正義病邇來欵言者比于晉之淸談則其所就豈徧然蓋可使之不惑者矣銘曰浮屠䜣熾公也伊何旣毀慧能爰斲達磨乃識其大雅行孔多疇不是式有鬱其何

明故通議大夫通政使汪公神道碑

祭陽北塘惟公

賜莛有豐碑道周余按狀爲之表汪自婺源大
坂有清甫徙兹五傳藻爲封中憲大夫長子文
明爲封奉直大夫娶太宜人楊氏生公名宗元
字子允六歲父爲安樂教諭不樂以公就學而
穎乃樂十三從父教授順慶與名士仕翰甚友
善十七從父知彭縣歸就張文定公試首拔儒
大奇之越二年執父喪骨立傷父之志栖栖如
也遂殫力于學而扃戶下帷矣祖春秋高凡家
事召公携書且目之應對不爽父廉家宴幹蠱

以育三弟數之二十六與仲訐偕明年獨第進士授行人張文忠公復相當往迎力辭之以巢于代代而改編修乃知力辭意剛避也使于楚奔祖訃杜門起復南京工科給事中凡大國政諸斷斷可否待一二語而決莫不倚爲重顧不輒靳輕未嘗風聞論列以叔中丞公巡撫雲南避親改武選司主事時多裁省而報功之意微顧獨從厚德之者衆改尚寶丞晉卿轉南京大僕寺修馬政以蘇戶困

廕恩進階中憲大夫爲鴻臚卿謝莊簡公自南
京入冢宰首以公爲南京太僕卿修太常志與
尚書韓公具舛謬狀懇公考往音律樂器又取
國朝奏議類其經世者爲考校書太常三載成
六卿張文毅公自南京入相以公有經世才晉
副都御史理河道嚴相以不己出也銜之公修
厥職其承嚴相旨者論公謫福建參政辭轉右
布政使虜患孔亟浙徽多故公多擘畫壹切倚
辦綏懷以簡蠲賸自發其定歲解鹽法閩永額

其晝一轉江西左布政使治之如闕凡宗藩祿
米悉有定則不廢親藩氏管兩畿府尹有古京
兆風尋轉通政使時嚴相冑子世蕃與尚書趙
文華冑平倭功幾計拜都御史擎參至冑子
求遷之即日封進遷政仕家侍凡十四年與弟
尚寶卿宗凱共宦宗伯舉人宗召共養太宜人
樂將終身焉白中丞公昔官武選清軍職守濫
受相力為之豁嚴相嫉崇兩五年不調宗伊嗣
之又執嚴氏冑功事與宗凱忤冑子于尚寶相

繼授開公之致仕以嚴氏嚴氏敗
世宗遺詔至公及諸弟孫衣即挑太宜人喪如
奉直公服闋應者皆凡五上竟不起而卒隆慶
庚午六月晦日也距生弘治癸亥年六十有八
以次年六月葬娶顏氏贈恭人生慶舉人繼開
氏定州康惠公孫女封恭人生曆孫男三人涂
吉泰吉慶之子　吉應之子　平生評于志中表
其大者如此且銘銘曰而宗奚自自丁大坂爰
有中蕙其條則遠長公栖栖自悼偃蹇惟公見

季赫赫斯烜煮歷　朝藩亦旣膴仕猶紉須忠
豈不有美乃辭紳言歸其樂只將朂終養垂成
孝矣
帝命寵褒爛其梓里俾昌俾熾兹丘纍纍
明故潮州府通判潮先生墓表
晉謝太傅之後有千一府自江左徙瑞州至同
德生孔武孔武生秀夫娶游氏生先生諱明德
字明之前溪其號也幼警敏文貧而嗜學年十
六補郡諸生每嘆大丈夫當如諸葛武侯及令

新建伯究天人王伯之略書名竹帛閒何至樸樕章句如世儒者爲乎是時吉安謝蒙選善講新建之學先生聞遂爲贄從之游而盡其所得辛卯舉高等明年第乙榜當署教或勸之辭曰吾翁老家貧寧能擇官仕哉乃署教長興晉江黃公爲令以邑科第鬱滯銳意作人方難于得師乃先生至甚驩時爲文學者尊令若嚴君先生視黃公莫逆黃公則甚恭敬入邑輒款飲而學覃不及私故使子弟知尊師敬學其才而登

者先生數捐俸周之於是來肄業者泉黃公毎過視焉則出酒炙談名理或至丙夜先生擊節歌風雅聲與諸生佔畢相應莫不鼓舞嚮往蓋彬彬多文學顯矣今京兆姚君一元憲副臧君繼芳及不敏中行皆先生所造士也先生雖講德而縱覽先秦兩漢外家語御史張公按試詩文奇甚大喜業以具薦疏而舊臺史先有以偽學中者論當左遷乃竟遷長泰訓導一年丁外艱歸摧毀備至從讀禮中講究不輟服除補

嘉興府學訓導尋遷桐鄉教諭遭迴文學十年而淬礪愈厲督學孔公延會城商確因校讐諸藝文而先生喜兵每從西湖望氣竊謂東南當有寇起究陰符諸書及挑禱之術而身習孤矢冀一當以自効會嶺南聘主秋試甲辰上春官不第擢令于平和喜得所當也平和故巖邑其豪跳梁崖谷編氓喜服毒報怨無已時而猾者又恣睢扞文罔奸治會歲饑道殣相望徵虎復白晝噬人先生秉廉慈除苛令議賑貸禁服毒

捕宿惡賞諸法擒翁陳二酋肆于市於是豪猾屏跡而虎亦遁去隊邑詔安白葉峒自正德時憑險負固三省莫敢誰何先生上狀請討議者謂峒極險阨又多積聚卽新建善兵第且撫之耳先生怫然請討擊若下而朝誓師於社分道深入賊驚潰擒陳劉二酋及餘黨數百人覆其穴於是漳汀潮贛四郡無不懽呼相慶而督撫臺史交薦閩中士大夫爲著平南紀績當事者議與擢先生僅以常調遷通判先是給事中

奉使勘海寇事連漳守盧公先生奮身援解盧講以免給事中喙之于臺史論罷先生曰長史冤白余即艮死無恨矣歸而杜門謝客如諸生時足跡未嘗輕至府城守令欲一見不得也中丞蔡公吳公以戎事虛左迎始一彊出無不奇中及吳公爲太宰蔡公主司農欲薦則固辭之中行守汀汀山寇藪嘗迎先生合正堂及歸逾月寇至即以所授策禦之輒勝恭府開狀又欲亟薦先生先生貽中行書吾非不欲用所未足

顧自念數奇須越五十五可出爲幸爲吾謝中丞踰年巳未卒春秋僅五十五考諸葛武侯新建伯卒亦略相同則其蚤慕二公也殆有自哉先生歷敎四邑諸生愛慕如一日而平和民念保障功有祠祀家內行純備自登仕至沒齒凡俸入悉委于弟不私一錢故沒之日僅圖書數卷遺其家子懲卿謂平生知我無如中行者必表吾墓吾目瞑矣中行不敏敬承遺命樹墓門嗟乎世儒談德其行多悖所聞故持論者得短

長之乃知先生居家孝謹服官廉節戰陳不避死排解不顧私所至士慕所去見思其忠貫心誠信于士大夫如此乃淪斥以沒固足傷心流涕者然荀卿譏死蘭陵儒者至今宗焉先生務正學而蔚為儒宗可表見於後世不遇何足道哉

大明福建建寧府推官贈文林郎兩溪高公墓表

高大夫謁曰則益大父推官公善屬文而雅詩

歌幸攜撫遺藁稍傳十二三第於封也梓櫝可材豐碑未樹其何辭於後世敢藉君子表之庶先人之美傳焉嗟夫孝哉大夫爲先人者周矣讀所具狀曆覽余友王徽美既志而銘之其大都敢不爲之表高氏本于池陽宋南渡徙南昌高城鄉曾孫巖卿教授隆興路至季孫叔昭爲廣信銀場大使乃徙羅舍渡而稱羅舍高氏其始顯者推官公也公名繼耀字用晦生而失怙鞠于伯母父賈恒居巢鄰而攜所之公少頴發

授詩書輙曉大旨能亢其塾師矣乃不願游請歸而試業明經其進取與賈孰多毋徙廢學爲也父嘉其志遂延明師督學不輟年二紀督學邵公國賢取補弟子員蔡介夫諸公輙置之高等李公獻吉則稟之凡一紀而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父沒于淮扶櫬而葬者十年矣爲貧養繼母就教諭於乳源逾月而母卒喪之如所生服闋改六合是邑俗靡僞術絀則躬誅之賙貧而懲其不力者繇是計偕不乏矣應聘主廣東

試事爲士多甲第至尊官而粵人服其明轉南
京武學教授紈袴之習操之如束濕惟朕綷其
餽遺以覓千簿責公壹切郤之立簿而嚴督俾
多識文義閑禮節則嚮化斌斌如也迨遷延寧
推官讞獄明允當道器之且委以治楮故事率
憑驗儈籍汗以是多逋負儈歲月公革宿弊而
立之約楮若干直幾何入則與之而入者爭先
不閱月大集獲金五千有奇悉還公帑而褒其
廉能者衆浙城濟被訐直指下其事公力爲辯

獲從寬假籍陰以賄謝切責而返之其操類如此告疾抵家一月而卒尚未滿考也其亦坎坷矣有子四人仲本同鄉薦仲歷官衢州府同知初以作令考績贈公文林郎孫九人仲出類者長選貢次鄉薦季郎大夫舉進士爲廣西提學副使而方擬于膴仕他多爲弟子員曾孫已二十有三矣徐中行曰余讀世家言趙簡子疾夢之帝所告以七世之兆而書藏之府其言如左券人世大氏然也冀闇公當舉監試廉訪司王

公夢一丈夫衣冠甚偉手裂砰石遮道言曰吾家士子試卷取其一而再者混矣主司奈何不問乎王公異之再繙而果焉裂石丈夫即祖叔昭曾督司工役識名砰陰者也闡者盛傳其事以爲陰德之報云余觀叔昭至公已七世矣能示靈于有司而其德不可誣公德孝友叔母稱未亡從兄無種嗣俱從養而殯葬其所遺貲産則與從弟均之蚩遲迴仕途殆逾一紀堅持清約蒙中蕭然也施及其親君子曰雖高氏自公

以明經起家卽所蘊藉何有於郡理然既困博士而得此故有風爲子孫地者公曰吾業已爲之矣不槪正考父之銘鼎乎傴僂而俯于是乎饘粥餬口蓋甚恭也後有達者至爲百世師而正考父以顯公之理郡不自封君子將觀其世焉今子孫蔚起咸習孔氏之教至于大夫則爲人師矣當梓檟材而豐碑樹益見公所遺者蓋未可量也然則顯公詎大夫云乎哉

明山西布政使司大參王公祠堂碑 代作

余往閱之山東父老蓋亟稱巡察王公賢也公至山東以漕運爲憂首訊元人故道回險餘萬里而膠萊南北濵海地勢可穿渠渠即成漕徑易可一月罷視故道功相萬也然馬家濠石堅數十里未易鑴廣而新河沙淤難浚議者沮之而公任愈益力乃手條所以利狀報可竟穿馬家濠及新河並成遂山西泉功遂中罷先是膠萊二郡盡海壖地斥鹵故無可河渠道舟楫商販歲稍侵民輙坐困及河成則塡淤之田得更

相灌漑而江淮之貫舳艫相屬此損曹省卒而
裕民之大計者也即今山以東孰不尸而祠邪
余所聞僅此豈不稱與事臣哉及余巡陜以西
稍益習公事及狀志所紀乃謂山東故老意更
僕未能悉也即他事勿論已獨不見公議禮時
疏邪
上旣采永嘉張公議尊
先帝而廷中諸臣叫閽折檻至犯
上顏色乃赫然行笞於庭至髡鉗爲城旦士伍

即在廷聞者蓋人人心悸也公乃一旦請湔濯

采錄以聞

天子黨惡之怒不批鱗者哉雖疏不行而義聲

震京師矣久之仍奴數犯鴈門代郡而并晉宗

藩復橫厲難制至邊關財物又多闌出者乃以

三使事屬公公辭且行會席尚書鄉人犯法罷

大辟尚書爲代訟得免當是時尚書以議禮稱

上意方寵用即議獄三制使噤莫敢正言公獨

按章請亟斥以明漢法可謂不畏彊禦矣公廉

倨孤立任氣節好直諫蓋葉汲長孺之爲人也
然推轂士類如不及公家事無不隨至舉非徒
取節焉已也公爲御史最久朝論益重前後條
奏亡慮數十其大者如罷鎮守清軍營慎選舉
肅邊政並較然昭著也今視京營適當公後至
令親禁軍猶嚴公謂當日營臣勛不敢均茵席
也以故銓曹兩以右職請不報竟遷山東巡察
使則所知謂公情跡疏逖而讒忌居
上左右即有奇何施公愈益自奮願伏節官下

即衆口嗷嗷雜沸顧矣夫汲長孺稱社稷臣然遷
稍左不無少望且厭薄吏治不爲也公豈不遠
過汲生哉余讀國朝秦中志名臣不數數僅三
原王公苑洛韓公爲時所稱說然委任權力視
公則易耳近日學士大夫居相語二十年間議
禮諸大臣更先後貴而一二武臣中貴競挾威
福快恩讐然卒以御史臺諫言得中奪不稔禍
王公力居多仰他日太史氏錄秦名臣又焉能
舍公矣公沒四年而余復式公之廬蓋慨然想

見其人未幾公鄉人以公捍災功當特祀余敘
檄有司經始矣無何代去而吉山泉侍御洛賓
終其事焉今丁都憲君大亦與余為寮友且謂
余事所始也乃以碑文屬余余惟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公獨以捍禦為祀哉余故繹其
行節俾鄉之祀公者知所考焉公諱獻字惟臣
嘉靖癸未進士其祠宇歲月則識之碑陰云

方伯陳公徽江祠碑

蓋方伯職何宦今者則益尊重必藉良二千石

爲之宣德達情乃及州邑長吏長吏惟良窮鄙
乃及焉鄙人何知嚮其利爲有德則以長吏二
千石德我我于苗牧長伯何有故列藩凡數千
里其就爲之巡行即居都會而味甘棠者幾何
列在支郡必也若召伯所說于民乃謂若父母
貽我以嘉樹上父母是樹之我不敢忘其休芾
苗牧長伯思然來爲我圖我雖鄙人奚忍忘之
膜堂斯作伏臘而祭伐城池如帶子孫如縷爾
顧兆在保伐向上北流之澈江祠祀陳公之謂

也公在滇凡八載為副使務政去則人士思之來爲右使而驩若更生公開都會城外水洞往巡澂江城工民幸其為左使畢城役而自記之致政之日水洞竣矣即爲立祠屬記于余澂江之役以余尤知公嘗記嗟夫公調良二千石奉兩臺諸司之畫及州邑百執之力不自有其伐焉民乃歸德于公公之伐益章章矣今夫澂江據湖山之勝 明興以來賊邪敢窺而民毋樂土猶寢積薪之上抱火而居者焚如其將至曲

突徙薪之不先灼爛上行則晚矣往者城嵩明于已破而下居侈亡禰武定之有新城則鳳賊之變尋刱必傺其利害若呼寐而使之起乃與慮始以動大衆上云故府不吉不遷與無城同爲陸比巘而覗羣鳳居金蓮玉筍之中東西各五六里川無水患滙以大江形勢合風氣固賑告以徙盤庚所難其詳覽奕佐貴大司農不忍予而直遷者來言不便願粟二千石爲之龍工獨毅然不犇惟取衛淵之餉以濟徙　國計不

矣六閱月而告成民咸保有厥家伊誰之賜哉在昔仲山甫之齊尹吉甫爲誦召伯謝功之成崧高黍苗所由作往城之勞方伯職則然耳翁今環岳而牧稍有干垣委之州邑州邑告成或于勞苦不問焉况炎徼文郡而公也若此乎時武定軍畢屏西並作咸受公之經營罔不殫心力而從之故其膏澤若陰雨之于黍苗民之仰之若高山出雲而潤四垂也父老子弟歲時以祀爰用樂章雅歌于此可矣公名善字思敬錢

塘人嘉靖辛丑進士二千石者柳州徐可久也

大明御史大夫太倉王公武夷祠碑

嘉靖壬子部臣為防島夷請復遣重臣善經略者往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改提督而視浙江兼閩並海四郡先是日本與浙互市為亂特開府填撫朱公紈任之以綏然鋪撫為豪所中竟恚而自殺遂罷不復置豪益肆為奸狀至是破浙黃巖象山諸縣亦鼓餘皇入閩漳泉之旦少安乃復開府聽公規畫尋改巡撫[illegible]便宜

幺至圖閩方畧上言臣竊觀閩浙之勢而撫綏
急以為用浙受發而賊在閩所乘四郡禍與不
競界海浮梁氏跳逸通我貨而種禍當破誅其
淵藪巖窟其根株然故臣統以此迷臣雖不敢
懲而縱舍但閩人輕悍習水善操賊舟利而饒
巨木為蒙衝最善破浪歷夷艙今浙供不競未
闘有將可任閩故名將浙人盧鏜願自浙新將
俞大猷閩人有壯猷部下材官勇可領良家子
篤其所習蒙衝且起故將撫亡命及徵得士名

豪俠制奇而反試之庶幾得志海上則是戰具在閩而浙坐獲勝筭甚便若堅為保障計宜無撑閩浙竝海二十餘縣所宜亟城無餌賊上皆報可而閩之稱清晏樂恵安言其墉賊不敢窺矣諸將如指授共斬獲三千餘級兩賜金幣而閩奏捷者四為雲中告急晉副都御史往轉左司馬右都御史鎮薊遼而後閩尋罷兼督矣中行為兵備獵監軍而行竝海去公督閩二十年閩遺筴于父老父老愀然而言倘公

甲寅不去漸寇至即殲於海外則不敢登陸而閩無乙卯之變變而公在道已安能禁內訌破郡縣乎既被禍八年所乃過顧膏子之猶灼爛奏功孰若收保之為完計也海鄉之民蓋家殂而戶豆矣萬曆丙子冬率行入 覲道武夷當慢亭之陽萬年宮之陰公祠落成祇謁而退問父老曰公督閩海負山四郡不與焉第過此謂款以風詠答山靈何貽父老而數之深也父老泣曰閩自正統征戍七天下振旅之後日者節鎮

乃至惴惴恭如侯王道公乃拊循我小人豈如我王父母卽所娥省擱祠不當矣自公在事梓鼓不開第閉召樓船從海上過縣雖當孔道召募未嘗征返居此自謂爲仙都而可含哺安枕老死也云何閩分開府羽檄川馳客兵月至而算賦歲增不勝供億之困乃省中失馭戲下俄叛兹當其歸道荼毒有不忍言矣雖荷乘之四起山顛仙靈窟宅皆爲斥堠環壘妻孥歷其間多蹦而爲鹵制府且來調款供億倍于曩時

而縣令奉以生祠命我不日成之故愈益思公乃今有請而為此來令進曰父老之意良至然公所當祀者庚戌北虜之變為御史而丞以關京國乃有備狼虜其功在 社稷甚大撫遼斬首八百餘級視王越威寧過當而顧不得封侯而為權臣所中至隆慶初冤狀雖白僅復故爵尚有世廟之功未酬此勞臣所以卷舌腐心而解體長歎者也凡古有大功而若公死者其為明神往往奉之故謂公者比岳武穆武穆今海內通

祀豈必所至之區微公愬茇于斯威靈儼然如在者乎廸故因而鼓之豈但繫父老之思哉幸惟大夫爲記中行受所淋沾襟俟　覲歸而圖之尋轉江右朱令拜御史行既而鍾令請曰銳錢塘人公故開府地也詳哉其知公矣初公至浙筴賊驚遯必斧闗命將介粵西以何而有表頭之捷賊不敢南下遂上逼江左諸郡公亦至閩宵征而歸亟破之蓋二歲間不遑啓居馳驅道路亦孔瘁矣江左粵西皆非分地公懐而救

之乃可保我閩浙故竝海諸郡完則武夷安于
仙霞之上嗣而張公經胡公宗憲制七省益重
視之朱公前後繳不免焉公之不免於薊遼而
何與乎閩浙均之駐節于斯乃獨公墮淚若峴
山則雖同為王事死其所不死在父老也蓋功
著邊垂浙什之二而閩幾何今此有祠矣幸來
觀厥成敢不勒之碑前令江右新淦人也既為
社稷不忘公大功大夫及爺皆浙人而仕閩其
尤嚮利焉有德詎寧父老之崩謗乎中行益潛

然而敬謝焉。烏嘑猗與賢令識其大父老識其小。而不佞曷以加諸公之生平有 國史在茲爲閩勅之稍具往事于端而亂以歌貽我父老辭曰

幔亭兮萬峯九曲兮仙宮避秦兮高舉漢使兮鑿空祀武夷兮乾魚我曾孫兮祝宗架虹橋兮繁會奏賓雲兮御風樂莫樂兮斯土今胡爲兮枹鼓蓀窟宅兮壁壘恙男女兮俘鹵乃思公兮弗諼葺桂蘭兮爲宇軔鼙鼓兮逢逢蕤淡悠兮

百堵兮皆來兮鼛鼓不信宿兮露裳我濟泗兮
延佇彼美人兮西方雲之旗兮如雨紛其佩兮
南翔秋月仲兮旦旦顧曾孫兮奉嘗山木兮有
茗羣靈兮斯飲龍躍兮御苑鳳泉兮丹鼎百馨
兮既集何其兮惆悵幸千秋兮毋忘我曾孫兮
永求